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

不志此其志何也

補曰凡內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史皆詳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

志 辟要盟也

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

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又云要脅欲明魯辟要盟若直言公子結

及齊侯宋公盟于鄆則無以見魯之本情故存媵文但視舊史爲略耳魯所以要盟者洪咨夔葉酉謂以背盟

納適懼

何以見其辟要盟也

補曰問經文

媵禮之輕者

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

盟耳補曰考工記曰有說鄭君曰說猶意也墨子經曰

說所以明也以遂為文無說則辟要盟之本情足見矣

舊史盟必有日書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錄賧事耳故

日未必有遂文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

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

也文蒸案桓八年傳曰其日遂逆王后略之也彼稱后

此稱婦其意相類舊史書賧事當有詳文孔穎達曰甄

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孔廣森曰鄆者盟地非

致賧地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郵也猶曰鄆子其不日補

會盟于邾謂會曹南之盟而行及于邾也其不日補

桓盟本不日結要盟數渝惡之也補曰疏曰數疾也謂

與凡盟異還宜具日數渝惡之也秋共盟冬而見伐變

盟之疾或以數渝為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
云數文蒸案明年伐我乃戎之誤數字當如前解此
必疏所進舊說蓋猶據未誤之本也暨之盟曰不日其
盟渝也又曰惡內也此盟亦其例桓十七年黃之盟則
為變例矣暨盟不日又不月此
亦不月者蓋以辟要盟異之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

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補曰何休曰

辭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補曰亦猶十八年不

策見遠也文烝案內言鄙者與外直言侵伐文相富哀

篇直言伐我則與外言鄙入交相常孫覺曰春秋外師

之至魯雖入其邪亦皆曰鄙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

曰某鄙魯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治國之道素脩禦敵

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閒隙犯吾邊鄙耳故春

秋之法內言戰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至於國都所

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

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言不以

難通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傳之字各本
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臯集傳釋義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

之補曰何休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巳月者異婦人

國○撰異曰呂本中曰公羊作正月案呂蓋誤
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比再

夏齊大災外災例時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其志以

來作窮補注七

二

甚也

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志重人也宋災伯姬卒與此相似雨蚤及沙鹿梁

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魯策亦此之類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補曰我當爲我穀梁與左氏公羊本同字蓋轉寫誤也哀以前皆書四鄙不應此獨直文

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知必是誤字矣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撰異曰我左氏公羊作戎宜從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補曰書日與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補曰桓公夫

婦人弗目也

鄭曰弗

日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億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弑公之逆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隱

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隱二年著不地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補曰何休曰春秋纂明者書葬文

則葬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

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補曰此本

杜預第三句作傳稱肆眚鄭范改之此注言自古以

來有時而用也○撰異曰肆公羊或作肆失也眚災也

佚管公羊作省案石鼓豈車義作省車肆失也眚災也

災謂罪惡補曰惠棟曰失讀爲佚與逸同謂逸囚也

古多以失爲佚文烝案惠說是也公羊曰肆者何跌也

似亦略相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堯典傳皆曰肆

緩也逸周書諡法曰肆放也緩放亦佚之意以災訓眚

者堯典康誥言眚災是也某氏傳曰眚過也災害也是

就二字析言之杜預亦曰眚過也凡罪有過有故故者

堯典謂之怙終康災紀也失故也理之今失之者以文

諸所云非眚惟終災紀也失故也理之今失之者以文

姜之故補曰墨子曰絲縷有紀說爲嫌天子之葬也姜

文曰紀絲別也引仲之爲治理

王周甫生七

三

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
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補曰天子之葬者謂天子
之法所當葬也文姜淫而害夫於法無赦魯秉周禮猶
知畏法嫌若法所當葬爲是故大赦於國滌除衆罪咸
與惟新一若文姜之淫弑亦可不論者所以掩其生前
之惡而成其沒後之禮也賈逵說左氏曰文姜有罪故
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
過因是得除以其葬文姜賈之事可知其義明猶似乎於
言其有故言其所爲卽其事亦足相發也嘗論之肆
禮者卽堯典所云告災肆赦也肆小管又肆大管者卽
管者卽堯典所云告災肆赦也肆小管又肆大管者卽
康誥所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管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也先王之世本有其事而觀左氏襄九年
傳晉悼公肆眚圍鄭是爲圍鄭特行赦與魯之爲葬文
姜特行大赦相類知當時赦令皆有所爲乃記耳
或凡赦無所爲者史所不記有所以爲之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配盜欲使終不忘本也**小君非君也**
不治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其民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
一體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
嗣兒祝曰以某妃配明夫婦精氣合也孫覺曰姜氏之

惡春秋載之備矣而殯葬皆詳書之無貶辭焉春秋魯史其載魯事有臣子之法所以訓忠孝也姜氏雖大惡然魯之臣子不可不以母禮待之蘇轍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父子爲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文烝案孫蘇皆正論陸澹聞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旣不能絕文姜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衆辭從殺有罪例傳又舉例於文七年○撰

異曰禦又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段玉裁曰左傳作大子則左經當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文烝案左氏史

記非也殺世子當目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君不目君不得言其

大夫也補曰未命爲卿其曰公子何也補曰據旣非大夫公子

之重視大夫視命以執公子大夫旣命得執公子之禮

日言以公子氏者非他氏族比他氏族不命爲卿則直

名不氏矣臧孫紇亦氏內外異耳張大亨曰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

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議其事或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而盟曰毋喪十三月不言公

不言公

高侯伉也

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

故曰伉處父嬰齊並同此義注云書日則公盟是臣無禮

年就彼亦發之說見彼疏不

冬公如齊納幣

補曰納幣與納幣大夫之事也補曰說

有納采

往來補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有問名

昏禮納采問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

有納徵

昏禮納采問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

儼皮是也納徵用紈纁束帛儼皮紈纁取其順天地也

苑門補注

四

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
公彥曰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前
有納吉禮得吉卜而往告也疏曰傳略納有告期告迎
吉不言或以爲請侯與士禮異者非也
日昏禮曰請期用鴈主人衛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謂先
請於女家後告之也或云傳之告卽禮之請二十八
傳曰告請也定元年傳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
義竊以彼皆散文告期則禮與請對文告非請也
者備而後娶謂親迎禮也其禮唯娶親之**公之親納**
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葬而圖婚傳無譏文但
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經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
則爲母齊衰三年孔廣森以爲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
內圖婚失之大小者猶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補曰疏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
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

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
范下注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
致者爲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
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

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
爲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非如
通也文烝案此處二往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
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如奔喪會葬之等
往致皆須月也疏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
若是正月則亦必月春不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祭叔天子衰內

疏曰徐邈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
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文烝案杜預
引穀梁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
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卽指祭
叔蓋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
猶任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
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不
大夫蓋所謂兩卿者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
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
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
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
以見之補曰范取鄭說以爲祭叔外交無王命故不與
王得使之非也既無王命則非使何云不與王得使若

無使之者則當爲朝何以云聘若以爲請命於王非王
本心則石尚亦請命何以得云使此當依徐杜說謂不
正祭公外交故不與其禮則不得襲其文與卿爲君逆不稱
王臣無外交無其禮則不得襲其文與卿爲君逆不稱

同使

夏公如齊觀社

補曰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社者土地之

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倍三
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
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
五祀士祭其先祖哀四年公羊傳曰社者封也文烝案
祭於郊曰社猶常事曰視是也非曰觀補曰疏曰復發
社異故發之文烝案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以是爲尸
此不言傳曰者省文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以是爲尸
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補曰經著無事
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爲時所求謂之時女古
人語如此六經與論說以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
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
云者盛其車服炫惑婦人要其從己也文烝案左氏說

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國語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蒐軍實而
日親民曰不法足無事不出竟補曰說

公至自齊公如

陳公行例補曰凡往

往時正也

正謂無危

此致月故也

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言月則時可知

也

互句以

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補曰定八年傳曰往月

舊史凡往與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皆時傳發經通

例也傳以桓兩致皆變文莊致伐南又非常例故於此

兩致發之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至者雖無危

如下一不須更言如

如下字益衍文

如下字益衍文

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

補曰其曰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

來聘道不待再

明聘周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

如白狄不言朝也公羊曰荆何以稱

人始能聘也能聘即傳所謂舉道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

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補曰杜預曰附庸常例傳於儀

父言字言美稱此傳直云微國不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也文烝案叔蓋字也故黎來後重發

傳疏從杜預爲名又其不言來於外也補曰杜預曰就

不記黎來傳何歟穀朝公故不言來孔穎達曰穀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趙汙以

爲蕭君至穀朝朝於廟正也補曰廟於外非正也補曰

伯主因得朝公朝於廟正也補曰廟於外非正也補曰

非正故加言公明公一人專受之不能尊先君共

其榮杜預曰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其嘉禮不野合

秋丹桓宮楹楹柱補曰服虔曰丹形楹謂之柱釋名曰楹

西楹劉熙就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也補曰范解黝

一楹言之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也補曰范解黝

爲黑也疏引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

柱文烝案詩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

爲徽青黑色孫炎從之聖者說文曰白塗爾雅所謂牆謂之聖山海經大次之山多聖亦當爲白土又有黃聖又有白聖黑青黃聖據呂氏春秋云白聖黑漆則直言聖者皆白也太平御覽引此傳作天子丹諸侯黝至王引之曰御覽丹字涉上下文丹楹而誤衍廣雅云天子諸侯廟黝聖正用傳文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白帖引傳皆同大夫倉補曰孔穎達月令正義士黈黈黃色補曰今本大夫倉曰倉亦青也遠望則倉士黈黈音義曰麋氏云張斗反文烝案其丹楹非禮也補曰黝倉黈皆禮之聖皆同省文從可知丹楹非禮也補曰黝倉黈皆禮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補曰終生卒日葬月白此射姑班襄廬負芻膝須午露九君卒

皆月而不日惟壽卒日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立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以意度之或者射姑雖爲世子本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蓋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襄廬膝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異曰射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

或作亦

事之辭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
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
著之補曰注說未不然此當從孫復程子葉夢得說以爲
婚盟亦與諸桓盟不同故還從常例書日也不致者離
會例公羊以書日爲危之危之則當致公羊非也愚鄭
地孫復以
此爲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

案說文曰桷椽也椽椽也椽椽也又曰椽方曰桷又以
椽爲秦名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月者功

重於丹楹范例本之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

或以此爲下葬故月斲斲也削也謂以斧斤斲削木斲
斲之也密密理也石謂礪也先粗礪之加以密礪諸

侯之桷斲之斲之密石大夫斲之斲之密石士斲本但斲

其首不達稜達稜見書大傳此以上國語晉刻桷非正

張老對趙文子同書大傳又云庶人到加言非正
也補曰非正者非正禮刻亦非禮之所有也言非正不
言非禮者因下以娶警女爲非禮故避其文也夫楹

柄之爲物小而禮可議也禮所以教儉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古者自天子至士事事物物皆有所差以爲雖貴如天子諸侯必不屬於欲貴賤有焉此荀子所謂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屬於欲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矣夫人所以崇宗廟也魯策書以周禮書事故重之矣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崇崇奉祭統載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曰昏禮者將台二姓之好上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韋昭曰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楹以刻桓宮楹夸之案此一舉而三失也言春秋所以見義刻桓宮楹

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以桓見毅於齊而飾其

宗廟以榮讐國之女惡莊不子補曰新宮斥則如疏之然疏之則不恭明有所惡矣張自趙以爲文姜新入廟亦齊女也蓋尊文姜以尊齊張履祥亦云丹刻爲文姜也案此義亦得兼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

補曰凡公出親迎史

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

不曰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

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

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補曰失禮非復恆事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

有女同行是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哀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文烝案舊

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具日君子獨改此至文言入又

獨存其日明與庚寅入邠壬午入邠等同例也王元烝

日刑其告至之辭案左傳曰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

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

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

可受也

其言曰何難也夫入不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

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

入故為難辭也文烝案公羊解書入書日之義頗近事

情未協經旨自以穀梁為允妻不可以譬國女見於祖禰其

妻其夫其義僻而暗子孫不可以譬國女見於祖禰其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補曰此用國語注也賈逵杜預注作同姓左傳

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襄二年葬齊姜齊

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杜或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

同姓之卿稱宗卿故其妻稱宗婦祭統說君與夫人祭

大廟有卿大夫士有宗婦亦謂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

之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之外又有宗婦自家言之之

辭也若內則所言宗子宗婦則絕不同彼謂大夫士大

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

別子為祖適長繼別為宗世世收族雖無子族人必以

支子後之者也小宗者別子之諸子其適長繼禰者為

非禮也

補曰又非禮謝湜曰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

敗廢也女以聚乘脯脩以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

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閨

門之禮用者不宜用者也宜用公羊同大夫國體也

而行婦道也國體謂為君股肱補曰墨子經曰體分於兼

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子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時

夫觀夫人又男女用幣並是非禮故特志之又日之君

子從而取義焉大夫而觀夫人其事可惡贅不足復論

大水補曰何休曰夫夫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

時例在文丞案何說與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補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

皆無大夫其所以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衆傳曰曹甚

則曹之為國亞於許而尊於莒故莒書奔者必如牟夷

之以地來奔乃得書曹則羈直奔陳公孫會直奔宋皆
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
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
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案傳於下殺
大夫言崇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凡公羊
是素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凡公羊
所指爲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孔
廣森引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
傅說轉鬻孔又疑卽左傳之僂負羈案僂負羈去此遠
孫覺以爲決非一人是也○撰異曰陸涓纂例曰羈公
羊作羈案今
公羊不作羈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

義外歸非正也

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

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
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
敵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
見微之義補曰疏曰薄氏駁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
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詭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
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

者爲譬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出奔其國者或
爲人所滅或受制強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
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
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
所繫則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
引而從之文烝案此與紀侯大夫去並奔之說例孔廣森
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夫去據所之國言之則曰歸
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爵爲寄公與州公同也徐
謂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
廣森曰郭公不當例在下疑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
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慎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於下
耳孔說甚有理傳曰赤蓋郭公也公羊亦曰曹無赤者
蓋郭公也蓋者疑辭謙辭當實如孔所言矣段玉裁曰
注不直言赤不字疑衍微之義當作懲之義○自杜預
始疑有闕誤而杜謬劉敞以來疑當爲郭公牽合管
子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爲說鄭玉等嘗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據成
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補曰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猶
不得獨據彼當云據例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單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書日亦與齊小白同本又當從鄭

屈公例書葬以其犯王命不可葬故還去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有救變

之女嫌異常食故發以同之

鼓用牲于社

補曰此經各本誤說在傳言日

鼓禮也用牲

非禮也

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召語曰用牲于郊彼簡故字皆有義其例不可偏求之於天子救日置五磨

五經也左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陳五兵五鼓

問篇孔子曰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詔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

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疏曰五磨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慈云

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

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

外別有五盾則五兵數楯非也司馬法曰弓矢闔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從鄭君注戈

受戟酋矛弓矢爲是又疏曰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

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
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種鼓為當五種之鼓
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鞀鼓晉鼓之
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
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
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
又云靈鼓鼓社祭則又似救日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
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糜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
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
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
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壑
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
也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補曰三兵三鼓各本課作
開元占經太平大夫擊門士擊柝柝兩木言充其陽也
御覽引互易正凡有聲皆陽事以歷陰氣充實也補曰孔穎達曰日食
圓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
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
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
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
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豐偶與相

達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
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

重發傳者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此解不言逆之微故
別發傳案又當引紀叔姬叔姬爲姊又有異而微字之

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補曰此木杜預高下

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有用既戒鼓而

駭衆補曰警鼓傳用牲可以已矣補曰孔穎達引詩雲

禱祭則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補曰疏曰救日以鼓

有牲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皆所以發陽

案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

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
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
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
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

而魯之爲其不義也又案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
森曰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

冬公子友如陳

補曰杜預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

公弟與齊年鄭禦異文明內外異例也凡外書弟者來
我則以貴錄帥師亦以親貴錄內書弟者則以賢錄然必
亦以親錄帥師之此皆傳之明文惟不言帥師耳然亦推
於其卒而稱之此皆傳之明文惟不言帥師耳然亦推
而可知也如者內稱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
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
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何以外相朝
亦言如乎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
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果彼國必成其禮何有他文矣且
幣蒞盟之屬豈能果彼國必成其禮何有他文矣且
曰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略而不書若記其所往之事者
皆非常也吳澂程端學皆曰言如者內辭也說並得之
公朝大夫聘皆爲恆事恆事不志史文之常別內於外
非有他義外相朝言如以別於其來朝者正由此例推
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盟拜葬拜師辱聽政聽朝聘
之數弔喪弔敗納賂賀慶有言謝罪獻俘之屬皆直書
如亦以恆事而不志且其事多於朝聘中包之也公出
奔喪會葬於大國則亦不目其事雖同之於恆事而其

事則觀上下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來我者也此等蓋亦皆史文之舊惟益盟乞師納幣逆女舊史皆重而志之外內同辭同例不在恆事不志之列至君子則以納幣之得正禮者為恆事成十一年言如齊不言納幣是也以親迎為恆事上年傳所云是也外來納幣亦有志有不志來親迎則以志為正不志為變皆案經傳而可知也內大夫出會葬者上言如下言葬某某諸侯之大夫來會葬我者則皆全沒其文以別於王臣之來者此又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撰異曰公羊無春字唐石經及板本脫也陸洵所見已然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補曰孟子述齊桓公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諸稱國以殺皆以諸侯專殺為罪而大夫

則多無罪者例在僖七年十年傳又徐幹中言大夫而論以為譏其不能以智自免此義亦時有之

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

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於士

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其慶其野庶其邦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已楚雖荆蠻漸自

通於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文九年又褒而
書名國轉遷大書之益詳然當僖公文公之世楚猶未
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蒍蕩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
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興爲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
行抗禮其勢逼于當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
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
序而諸國乘閒與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則可以見時事
之實矣秦爵伯也土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
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蓋于時晉主
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之于秦情好疏矣禮以飾情情
疏則禮略春秋所以略文乎又吳札不書氏以成尊于
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而
爲義補曰命大夫者命卿也凡諸小國其君亦皆有命
卿而云無者當時小國命卿出僅附列國卑者之末不
以爲卿也必以爲下同於士亦未然也又注荆人來聘
下當改云僖元年進書楚人二十一年又進書大夫名
文九年又進書楚子得臣之上當增宜申史文詳略因
乎時事勝於公羊家三世異辭之說秦稱師有大夫亦
較公羊秦無大夫之言爲長疏引薄氏駁曰術之名爲
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范答之曰秦以
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補曰據
諸夏會同所以不略也

言公賢也為曹羈崇也補曰疏曰薄氏駁曰曹羈出奔

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

此哉范荅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

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即是崇

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

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

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

也曹羈三諫不從是公羊之說也文烝案范意曹所殺

者即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觀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

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彼謂崇伯姬

之賢故共公得書葬不欲使伯姬配失德之君也此謂

崇曹羈之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為大夫不欲使

居無大夫之國也似所殺別是一人不當如范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文

泌以為徐即戎也前稱戎後稱徐猶荆之進而稱楚也

此說亦可存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澄

纂例曰左氏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亦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補曰此皆本杜預左傳曰

非事也何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烝案會不致者蓋舊史無之會婦人亦不告也何氏又曰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案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爲服而不卒耳徐彥以爲此之杞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爲一人非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桃或作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

同尊周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

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文烝案疏言諸侯有疑當改云前未授之諸侯再言尊周說見前疏未悟於

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授之至此而後授

之也授之者謂外序爵內稱公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

補曰至此桓已

得衆故雖未受王命而遂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爲侯伯知此盟時

向未受命王元燕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仗
義尊周制強服異白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野陳鄭之叛
服無常魯宋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既
卑而稍尊諸侯羣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權有歸再盟
于幽陳鄭服從願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與之盟非出勉強補曰四句發通信其信仁其仁補曰言春秋之意既信
例公羊略同信其信仁其仁桓之信又仁桓之仁論
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七年又會兩倍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
會首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補曰申上信也疏曰
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
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
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文烝案鄭去貫陽穀又去北
杏又不可加以柯則止八會故疏述諸說紛紛疑之皇
侃陸德明說論語更滋舛誤孫復則謂去北杏與單伯
會郵爲九合其實皆非也論語九合即穀梁十一會穀
梁每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野爲一二幽爲
一也俞樾以爲九合者大概之辭以極數言之古人凡

言數少半言三太半言七舉中言五舉極數則言九如
曰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歎
血玉篇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咕血
咕嘗也咕卽訖字廣雅節嘗同訓食
有大戰也愛民也 傷八年會洸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
道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
而不用征伐補曰申上仁也傳言未嘗有大戰於四會
外廣言之侵禁伐楚之屬俱非大戰傳意論會則四會
兵車論侵伐則從無大戰也國語管子皆言兵車之會
六乘車之會三與傳及論語相違知其皆不足信也自
桓會不致以下因其始得衆授之諸侯遂具言桓之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補曰此本
字何休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二說當兼之孔穎達引玉
藻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又引穀梁桓
二年傳文烝案不言葬陳原仲者蒙如
陳爲一事左傳曰原仲季友之舊也
葬者也 葬無卒是不當書葬者有**不葬而曰葬諱出奔**
也 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補曰辟內難者
公羊文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內

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穀梁家舊說云夫人淫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事非奔其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情則不須書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知其所諱在彼也公羊曰通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陳凡大夫出竟雖私行皆請於君故得以如爲文以左傳考之倍五年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聘於陳且娶焉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茲盟傳曰且爲襄仲逆成八年公孫娶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傳曰宋元夫人生子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彼五者皆有私事亦容有請而行者經皆直言如明此公子友亦本當直言如矣杜預於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以爲聘孔穎達以爲牟是徵國魯不應使卿聘牟當是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補曰左傳文也公羊曰其言來何直來

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宗惠七奇曰穀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然則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

則否左氏襄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爲夫人寧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傳以爲禮則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何氏謂夫人惟有大故得反大故謂奔父母喪也又謂大夫娶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此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

宣五年譏子叔姬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

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交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於中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之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補曰注解慶叔姬本杜預莒無大夫以國氏而言慶者以書此也僂二五年又書莒慶傳特言之公羊以爲書此者識大夫越竟逆女也案禮重親迎而大夫不踰竟是知大夫不得娶於他國鄭君喪服注謂古者大夫不踰竟外娶而何休之意以爲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爲莒慶非有君命其實亦請於君而行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接內謂與君爲禮也補曰接內者接公也隱二年傳言來交接於我亦同意此兼見凡書來之例蓋亦通於來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夫婦之稱當言逆

公爲禮而言逆女則與履綸爲君逆女不別不知不接
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蕩伯姬之嫁不見經是
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因出聘而
自爲逆此年莒慶來逆宣五年齊高固來逆亦或是因
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接公逆女爲重
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
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
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重則猶非也
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亦當以卿來行聘爲重矣○
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來莒慶來逆皆
爲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
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爲作也文烝案呂說葬
原仲不合傳義而

其言能見大意

杞伯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
細補曰此本杜預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
衛地

卷之七

七

莊閔補注七終

大千四百七十五字
小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字
無注無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

是日至倫即與戰文烝案國曰日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

胡說即公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處戰

衛補曰疏曰戰則是師也補曰齊是弱國既言其曰人

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

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

句方伯當改作侯伯此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

謂上年盟幽春秋授之也公羊曰衛未有罪董仲舒曰

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人衛何也魯曰衛爲諸姬

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其人衛何也魯曰衛爲諸姬

言戰亦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人不可以與人戰故亦

宜稱師

以衛師為人衛非有罪補曰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

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補曰言以其微之可從以主

衛猶晉與秦楚戰必以晉及秦及楚也齊大而衛其稱

人以敗何也補曰言敗績雖小國夷狄稱師不以師敗於人

也特變文以責之非常例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補曰邾卒書日始此

秋荆伐鄭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補曰前書荆人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撰異曰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善

救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王人異也程子曰齊桓伯

大勢所在朱朝瑛曰齊宋非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南伐

以魯為主也文烝案朱說本國語管子得之前伐徐亦

是也北伐以燕為主則伐山戎是惟西伐以

衛為主未見耳不致者會人共救外無君也

冬築微

微魯邑築例時補曰築者以梓爲土有所造也○

義同今左氏皆作邱段玉戔以爲山林鼓澤之利所以

與民共也補曰周禮注曰積石曰山竹木生平地曰林

日地方百里者山林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

山林卽王制之山陵虞之非正也固而築之又置官司

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刊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補曰

虞者掌山澤之官廣雅曰虞候望也惠士奇曰司馬相

如山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注皆築地令平案

築之者禁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之梁惠成

王發達忌之藪以賜民明舊禁而守之齊之衛鹿舟岐

虞候新望亦是也文烝案注言築不志本成十八年傳

大無麥禾

○撰異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卽漢書五行

志董仲舒說也各本漢書載此經遂作大水○

本無水字辨正其誤大者有顧之辭也待也案疏非也

說文顧還視也詩箋旋視也書大無者下注所謂不收甚傳以大爲有顧者對七年無麥苗爲說也彼直言無爲同時此言於無禾及無麥也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大無爲有顧於無禾及無麥也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補曰此所謂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而禾猶有苗是謂之賺不足記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足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爲不收甚不收甚故顧錄是顧之意無與於甚不甚范非也以爲甚則是也秋既無一穀冬所無自一穀至於四穀皆得顧錄故知范非也此文稱大無明是五穀俱無禾所該者實有四穀故知范言甚則是也穀不升自二以上四以下皆當言饑五穀不升當言大饑此不言大饑者疏曰不言饑舊解以爲諱或當雖無麥禾得糴不至饑案舊解與下傳文合其說得之若以爲得糴不至大饑則襄二十四年不出告糴尙能自救者何爲反至大饑也諸饑皆由水旱蚤此無災而無麥禾者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服虔用其說疏引徐邈亦曰麥禾自死不由水旱也蘇轍曰沈約宋書五行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闕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土氣養禾之理如蘇軾詩云露珠夜上秋禾根自注云稻方含秀每夜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或入塹心或垂葉端稻乃秀實是其理也禾之說自程瑤

田以來失之案詩幽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之秀實
爲稼莖節爲禾此禾與稼連言而別義猶禮言禾與米
也說文又曰禾嘉穀也从木从叢省叢象其穗何休公
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此以禾該稼單言禾者也廣雅
曰黍稷稻三穀既秀之禾稔穗正俗字稔即稷也是禾者
黍稷稻三穀既秀之禾稔穗正俗字稔即稷也是禾者
繼之曰黍稷重稔禾麻菽麥孔穎達正義曰禾稼之下又
再言禾者以禾是名非徒黍稷重稔四種而已其餘
稻菽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
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
之孔解下禾字大概近是若上禾字則得并包麻菽麥
以詩而推春秋明此經禾字既據黍稷稻又包菽矣定
元年書殺菽明魯地雖不宜菽亦非全不種菽此經爲
大饑之變文大饑者五穀不升明以禾總四穀也又古
書多有以禾與黍稻並言者蓋
皆專以稷爲禾非禾之本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補曰辰驅之曾
孫也驅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

仲辰○異曰陸清纂例張洽
皆曰辰穀梁作臣案今不作臣

其國也周書畜作食曰作者引
一年不升告糴諸侯曰補

升成也與登同用一年不成告請也補曰謂求請糴糴

也入糴出部糴出穀也从米翟聲入部糴市穀也从

有糴字訓穀而市穀出穀皆用其字因糴之爲穀本施

於市者之稱而翟字有短言長言兩讀故從之爲聲者

兼用而異施焉市穀則短言讀徒慙切從翟羽通作狄

狄人通作翟之例出穀則長言讀他弔切從守詘亦作

守濯佛佛亦作翟及耀曜翟權諸音之例後來別製

從入權從佛出權二字分配其聲而糴字罕用作傳時已

行此二字而經文但依古文作糴故傳曰糴也謂此

糴字乃短言讀者即今之糴字是所以通古今顯聲讀

自轉寫概作入部字遂失其精意矣晏子春秋言田氏

糴穀之糴而通作糴趙岐解孟子過糴云過止穀糴穀

昭亦云市穀則皆入部字也市買者以貨財魯語云糴

文仲以糴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孔穎達引以釋不正畜故曰無一年之故舉臧孫辰以爲

私行也

爲內諱故不稱使若私行補曰如者內稱使

後

言于齊是私行之文何休曰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
私行糴也此上發義已備下文反覆申明之孫覺曰春
秋罪莊在位之久畜積無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
素穀梁最深切與孫復同

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王制買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歸者正告者不正傳

同謂穀但彼買而歸之或直歸之則皆曰粟糴二字廣雅

則曰糴故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

多古文當亦本是糴字足明春秋粟糴異稱之義矣沈

彤曰案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委之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

外傳以卿出告糴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

明正不之大荒卿參告糴亦記哀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

世所崇齊禁貯粟晉誡蘊年二伯盟書此焉致謹然在
無益之國則當深自引咎故春秋大歸粟而議告糴兩
見其義劉敞論告異弔災二事云凡物不當待於外者
己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
之也卽此理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

身目不

宋衛齊鄭不書於經杜預謂告饑不臧孫辰告糴于齊

以王命或是君子諱之沒其文耳補曰經言臧孫請齊而

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齊乃與是知內無外交

內謂魯君也內無外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豐年補敗

交則臧孫私行矣補者謂豐年斂之凶年發之漢書食貨

志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殍而不知

發言豐不知斂凶不知發也常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歲什一豐年豫斂是以能有畜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補曰疏曰上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補曰廉信云艾穫也交

謂君下謂民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補曰廉信云艾穫也交

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補曰疏引廉信云艾穫也交

縛韋昭曰刈鎌也引伸之為穫禾艾卽刈字國語槍刈耨

不穫耳而民已病饑故君子非之非之故諱不言饑使

若麥禾自無民猶不饑以起私行之文傳并見此意也

若然宣公義公之篇皆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而直書

饑者彼無告糴文百姓病饑倘能自救雖曰非之以為

猶可言也此則計無所出仰給他國得不得未可知若

直書饑則其失愈顯諱莫如深故既諱如并諱饑也其

實大無麥禾非饑而何告糴于齊非如而何待立文不

欲質言之耳傳不言大饑而言饑者便不言如爲內諱

也補曰國語言如齊告羅紀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

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

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

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驚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

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廐故十二閑也彼又云邦國六

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

一閑驚馬則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驚馬分爲三也

孔穎達曰延是廐之名之曰延義不可知王葆曰廐

名延廐猶府名長府左氏說此以爲書其言新有故也

不時謂當以秋分馬還入廐時治廐

言改故而新之補曰當云有故則何爲書也補曰公羊

因故非改也此發經通例

書何休曰新宮災後脩不書築西宮大室亦是也劉敞

又言魯頌僖公脩泮宮得其時制則春秋不書詩有過

厚春美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補曰勤苦也李

無虛美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補曰勤苦也李

苦高誘戰國策注曰苦勤時視者謂五年天子一巡守

三年二伯出巡職陟一年方伯行國諸侯行邑說見

白虎通五年一巡守與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

財則貢賦少補曰財泉穀也坊記注曰財幣帛也貢賦若

大宰九賦九貢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補曰

及禹貢九等賦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補曰

築貢賦乎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不得造車馬不冬築

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不冬築

微春新延廢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悉盡補曰不廢功

黃仲炎引范仲淹皇祐中浙西興役之事謂莊公豈知

以此濟民直困民爾方苞曰後世興功築以救荒上儲

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厲民甚矣張洽曰孔子以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乘之國之法春

秋比事而書見莊無君國子

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或齊命敷

秋有蜚

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

非中國所有臭惡之行補曰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也

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

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問於四方莊不

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文烝案

穀梁說言君臣淫泆者君謂公與夫人臣謂兩叔慶父

牙也爾雅曰蜚蠹蟹郭璞曰卽負蝨臭蟲劉歆說左氏

據之以爲食穀故爲一有一匹曰有者物不同也

災殆非有字之義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

執節守義固足爲賢然非以賢錄也傳例凡內女書卒者皆以吾爲之變而後史得書之叔姬旣不爲嫡又已失國而特書卒明當時亦爲之變也當時以叔姬不幸遭變終全婦道哀其遇而重其節故特制服待以嫡禮一如伯姬史因得書卒書葬亦悉準伯姬之文也此既不異其賢自明君子因史之舊不必言賢而錄也此一條張應昌得之矣旣書叔姬自當繫紀此又屬文之常無他義白虎通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于嫡經不議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

城諸及防

魯邑

可城也

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讒今云可

謂作城無讒補曰此亦發通例左傳曰書時也又發例曰凡七功能見而舉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日至

以大及小也

而畢及先後之辭若使先後與役當別言不總言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補曰成魯地卽桓三年六年之郟○撰異曰左氏無師字杜注以爲將卑師少張治引任

公輔說以爲微少則不見經知當書師次止也有畏也

欲救鄆而不能也

畏齊補曰重發傳者前不言公據次

恥不能救鄆也

補曰恥者經恥之齊桓非讐恥而爲諱

秋七月齊人降鄆

補曰何休曰月者重於取邑○撰異曰

作障纂例鄆降猶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爾雅夏小

字刊本誤彰

戰國秦漢之際多言下降古語下今語也春秋言降後
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
言屠春秋言伐後言擊春秋言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
又戰說敗徵入楚傳皆有擊字左傳亦時有擊字蓋左
設梁相繼作傳 **鄆紀之遺邑也** 補曰公羊同又曰降之
時語言漸異 **鄆紀之遺邑也** 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
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葉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圍邑以爲諸侯而擅納降皆罪
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也

補曰此總發紀

伯姬紀叔姬卒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
正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
相反故據以問言閔紀之也者卒不日削史之文略其
所常詳明紀之也也葬日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
紀之也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爲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日
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也與隱二姬之失國各自爲義
書葬乃以見隱傳已於葬
伯姬發文故不須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教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

鼓亦非禮補曰注兼用左氏說非也

冬公及齊侯

遇于魯濟

濟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在魯界為魯濟

蓋魯地孔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傳曰謀山

戎也以其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病燕故也齊為伯者嫌與諸侯異也

齊人伐山戎

補曰自此諸戎名皆別言之唯下獻捷承此直言戎餘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

日北燕從史文也明此等皆從例舉後以齊人者齊侯包前也何休以為山戎行進故錄非也

也
補曰下獻捷稱齊侯又後有齊侯伐北戎是也明親伐左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其曰人

何也
愛齊侯乎山戎也
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
補曰

據伐北
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

戎不愛
山戎危之也
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為內問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寮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

爲愛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何善乎爾燕周

之分子也燕周大保也補曰經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

扶問反又加字木或作介音界注同姚鄭以爲傳本作別子古別字作火因誤作分作介范注時猶未誤

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積土

休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五

經異義載公羊說天子有靈臺時臺圉臺諸侯但有時臺圉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改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國小情

史以微國略之不日而猶月足知時卒爲惡之明也不葬者或不曾或亦史略之自後薛不書卒蓋不赴至昭

三十一年與大國同例矣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捷

捷者內齊侯也

引徐逸云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齊侯來獻捷

而內之也麋信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

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

得稱來與齊侯異也故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

內教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獻捷得捷

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案管子云北伐山戎

補曰此句戎菽也菽豆補曰疏曰案管子云北伐山戎

包宋捷言戎菽也菽豆補曰疏曰案管子云北伐山戎

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

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故正故兩載之一解齊侯此時克

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友烝案戎

則戎菽是也管子言出戎菽逸周書王會亦曰山戎戎

菽皆足爲此傳之證此菽所以名戎菽者自以其產於

山戎而爲名卽後世之胡豆至若詩大雅之荏苒爾雅

毛傳皆釋爲戎菽桂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爲大豆與胡豆自是別物孔晁以巨豆解周書舍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兩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益戎菽

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不正罷民三時

補曰罷疲通勞也三時春夏秋左傳曰三時不

害國語曰三時務農

虞山林藪澤之利

補曰築臺猶築園亦禁守之

且財盡則

怨力盡則懟

懟志恨也補曰多虞利是財盡

君子危之

故謹而志之也

補曰凡一人已相對未有人不安而已安者況一國之民乎故君子危之志其三

役明視築微爲甚矣

或曰倚諸桓也

補曰此存或說謂春秋所以謹而志

以有三役故言謹也者非但危之乃以依倚諸桓之行事如奇異也奇諸

謂經文倚彼爲義○王引之曰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謂書其異於桓者以譏之王逸楚辭注

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卽天下篇

之倚人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文烝案董

九

仲舒繁露曰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桓外無諸侯之變補曰謂來

無國事補曰謂災喪之事兩言無越千里之險北伐山

戎爲燕辟地開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

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

誤解上倚字也經以魯事倚桓事與伐戎獻捷之文相

連相錯明桓之善如彼魯之惡如此惡公與桓行異張

洽引孟子以爲及是

冬不雨補曰疏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雪不得雨曰旱

然則此云不雨者或當不雪也范意亦未必然或

當不言旱不爲災也文烝案言不爲災是也公羊曰記

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徐邈

說失之傳曰冬無爲雪豈得於此言雪乎不言無雨與

無冰異者常有忽無日無可以然而不然曰不易曰密

雲不雨占之文例皆如

此書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補曰左傳曰爲管仲也

杜預曰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

中有管仲井范不從之范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申
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則是穀也非小穀也
齊有穀魯有小穀孫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自孫氏
以來皆從范說趙鵬飛因此疑左氏全書多附會段玉
裁曰徐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此疏作字
蓋誤蓋是穀梁公羊有小字與左氏異也左氏蓋本作
城穀無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外與伯者遇嫌

異故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補曰杜預釋例宋地名梁丘高平昌

邑縣西南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

梁丘鄉

齊桓也

辭所遇謂八百里開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補曰言齊侯遠至

梁丘獨遇所不必遇者既霸而能自下經意大之也地

以梁丘而書齊宋其爲大桓明矣宋序齊上者齊侯既

往遇之又特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

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
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甯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
得以屬通益以禮諸侯絕其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
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日公弟
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
未詳補曰注首句本杜預諡曰僖叔牙欲廢般立慶父
而季子鳩殺之不書刺書卒者時爲牙立後施以恩禮
若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經仍之也注引鄭君說而
辨之皆以牙爲莊公母弟左傳不言慶父與牙爲莊之
母弟唯公羊有其文蓋未可據范意以此書日爲疑義
今案此當以下文慶父事比觀之其義乃見慶父首惡
牙次之慶父猶公子遂牙猶叔孫得臣也慶父諱奔言
如又諱其縊死則牙卒可書日以掩惡矣遂卒見不卒
之文則得臣卒當去日以明惡矣首從輕重之差咸各
相稱釋傳所言而其所以不言者皆
可以三隅反先儒或未深思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路寢正寢也

補曰爾雅曰路大也路寢亦曰大寢此君每日朝寢疾
政之寢故爲正寢其庭曰大庭是路門內之內朝寢疾
居正寢正也補曰平時恆寢於燕寢或夫人之寢詩言
與子同夢是也疾則移居正寢此是正禮

自天子通於土故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
寢寢東首于北墉下鄭君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男子

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補曰此申上二句意

寢猶祭而齊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

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

又曰燕病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

終爲其相衰皆與傳義同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

趙匡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夫位奸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也若絀於隱是女子小人也得行其志也案趙

氏此論亦得兼通但非禮經正義矣夫人行其志也案趙

大記亦以爲路寢然據毛詩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

內事於正寢不於夫人亦言路寢何休服虔杜預皆以

夫人之寢爲小寢知夫人之正寢名小寢與君之大寢

相對也依鄭計及孔賈諸說天子六寢路寢一燕寢二夫

后亦六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六寢路寢一燕寢二夫

人亦三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六寢路寢一燕寢二夫

傳之三宮也夫人三寢中之正寢蓋卽僖三十三年經

之小寢也但天子諸侯及后夫人之燕寢又通謂之小

寢蓋對路寢與正寢而言未知僖所斫者是夫

人正寢歟是己與夫人之燕寢歟疑不能明也

主司有主人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

莊公大子不

而慶父弑之注略本杜預也疏曰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

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抱意亦與之同但

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葬亦不得稱侯以接鄰國桓十

三年注譏衛惠是其事也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

野亦不書文烝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

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

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

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祭邕獨

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

陵上祭寢而已文烝案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祭邕通

謂之未踰年視鄭為疏○撰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

卒日正也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史文不日故也八年

冬十月子卒是也補曰不日者削史文若亦書日無以

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為例

有所見則曰子般公不書即位是見繼統者也故慶父弑

既有所見矣故還從常例不削舊史書日文也君子之

為春秋董仲舒所謂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者也故

公子慶父如齊

此奔也

補曰後文

明亦

其曰如何

也

據閔二年慶父諱莫如深深則隱

諱莫如深深則隱

深謂君弑賊奔隱

日卒慶父如齊補曰深幽深也與公羊言盈乎諱者略

相似隱微也如推見至隱之隱注訓痛非也言春秋諱

法莫如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如此經不言賊臣之奔

但言如是諱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如此經不言賊臣之奔

經言如為由深之文則奔事微隱不著也成九年傳曰

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閔公尊且親也

賊臣出奔恥疾也季子賢也不能即討過也三者兼之

矣二句專解如齊之義注合上子般日卒并言之又非

也般弑而慶父奔事固相因但上經本應不日而書苟

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不言者為諱書日何諱之有

為諱文者皆以其事不沒而得諱今此為深諱之文凡

深則事隱事隱則疑於不見不見則不可深諱故又承

見得從常例見者見閔公繼故之文也夫閔繼故則般

被弑可知卽慶父弑般而奔亦可知文雖深諱事不竟
沒隱而有所見不隱者焉則深諱可也故曰苟有所見莫如
深也有所見三字卽承上傳故加一苟字以顯其意凡
經以有所見而從常文者於上傳可類推以有所見而

深諱之者又
於此傳見例

狄伐邢

補曰呂氏春秋曰中山也邢高誘曰中山狄國也
一名鮮虞文烝案邢實未也言也非也許翰曰春
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南
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使無齊桓襄服定之豈復

有諸
夏哉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

異故發之僖公又發之者兄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
公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
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
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
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相發明也或以襄非嫡
夫人之子嫌非正故發傳案襄四年夫人嬖氏薨彼注
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明非爲母賤而發傳也文
烝案嬖氏實是妾或說是又昭母歸氏亦妾也
親之

非父也

也兄

尊之非君也

未踰年也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

爾

補曰傳重所自故從繼弒君例

齊人救邢

補曰救例時不連上正月

善救邢也

善齊桓得侯伯之道補曰重發傳者嫌霸國獨

救義異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

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終僖公葬緩嫌異禮故各發

傳以明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洛姑齊地補曰艾柯等皆書公會此書公及者彼來會我

也故曰及者內爲志觀洛姑之盟而傳例無疑矣此亦

襄十三年而盟隱盟昧亦近之○撰異曰洛一本作路

左氏盟納季子也補曰據左傳般弒而季子奔陳不書

作落盟納季子也者亦諱也下言來歸足知其奔陳不書

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

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文丞案陸說

近之然亦為賢者諱過胡安國亦是也慶父則言如季

睦季子不書又其別也趙訪曰時閔公九歲耳陳魯方

睦季子不書又其別也趙訪曰時閔公九歲耳陳魯方

季子來歸

大補曰此在時例外其曰季子貴之也大夫稱名

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補曰注末句與鄭君士冠禮

注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

叔姬卒下不言公子友而稱季子是貴之而說者皆以

季為字又非也稱字進於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射

禮曰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君

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

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案旅酬之禮以尊酬卑字酬者子

受酬者而曰下為上曰尊之知稱子實進於稱字周禮

之舊也子既進於字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

以友之氏為季故繫之季儀禮某子為氏此文正同也

王季子是天子之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為母弟加稱

子若列國之大夫則稱字已為變例稱子者無取於兼

稱齊高子自有明文不可援王季子以相况也季為字

又為氏後文言季友為字此言季子為氏各有所當也

友之氏實為季孫此直言季者言季子為氏各有所當也

寅月利治

三

季子賞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稱子。夫子但以字稱。據史記弟子傳。夫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書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類下爲上之禮者。殷仲文注曰。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孝哉。其閔子騫。夫子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文矣。其曰來歸喜之也。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

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補曰。公羊語同。謂經順魯而喜之。朱子以爲魯亂已甚。季子歸國。國人皆慰。故國史喜而書之。後來立僖公。安社稷。有此大功。故夫子取之。附舊史文。而書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

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

魯絕之故繫之于齊補

外之。公羊亦同。言來者。順外文也。案慶父得稱仲孫。而仲孫自齊來。得稱齊仲孫者。楚殺慶封。傳曰。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明慶封已爲吳大夫。本當言吳慶封。此齊仲孫之比也。下傳又曰。言齊以累桓。明以齊桓受之。

同之於齊人矣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不日謂不言公子慶

公直其文上言季即季孫故連文言仲孫也案前後經

文仲慶父叔牙季友皆稱公子其子稱公孫其孫叔孫

孫之氏雖至其孫始為專稱其實當身已有此稱已以

為氏左傳於牙之卒曰立叔孫氏公孫茲稱叔孫戴伯

又公子驅字子臧稱臧信伯其子稱臧哀伯亦稱臧孫

達明當時大夫通有此例故一稱季一稱仲孫也諸言

仲孫者左傳皆謂之孟孫又稱孟氏他書皆然白虎通

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陸渚謂左傳諸國大夫有非庶

而稱孟者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敬有

不知何故齊人得為外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

也此又申外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

同之於齊人得為外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

不可通也蓋時齊實有仲孫湫嘗勸齊侯務寧魯難左氏遂以爲湫實來魯強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猶隱公時魯有鄭尹氏後人強以當尹氏卒之經也大氏莊閔之篇左氏於齊魯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

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禘一字依聘禮注諸侯大祖廟爲禘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禘之說自昔聚訟文烝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爲木喪畢禘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禘自爾更迭行此二祭總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禘則禘禘則禘禘則禘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禘嘗在八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禘竊意遺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禘代禘遺禘年而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禘也禘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遷也禘也第也遷主既遷位因以審諸昭穆次第尊卑陳毀廟主於大廟而未毀廟新舊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大廟

此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也逸禮有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

猶僖八年言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吉禘者傳下及僖八年言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吉禘者

不吉者也 補曰公羊曰宣昭十五定八年諸處吉禘者春秋之例喪畢吉祭恆事不志志之亦不言吉猶當立

者不言立當以者不言以故言吉知不吉明未可以吉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

申上意也公羊曰易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曰時莊

公薨至是適二年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

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禘

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禘此祥事也傳言二月而禘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月而禘是月也吉

也在士直曰吉祭在天子諸侯曰禘曰祫鄭君解之吉祭記曰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禘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賁遂服虔解之曰三年終禘烝嘗則行祭禮此說有禘無禘非也鄭君解

詩元鳥大宗伯王制及作魯禮禘禘志皆曰魯禮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備之後五年而

再設祭一禘一禘此說閏行吉禘又先行禘亦非也何

休解公羊曰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此說論祭年不論祭

月又非也今以爲再期中月祥禘之後春夏遭祭則禘

秋冬遭祭則禘自後每六十月更迭禘禘庶得其實也

禘禘之異則孔穎達詩周頌正義申鄭說云禘則合聚

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也此不言吉禘于大廟舉大以

包而言于莊公者言莊公則祭大廟可知言大廟則莊

喪未畢嫌不祭莊據文自明故傳不釋也何休曰經舉

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

加吉明大廟皆不當何氏之意禘祭亦合未毀廟主於

大廟與禘同禮而莊主未當入大廟今閏既禘大廟又

禘新宮河氏不知禘禘之異非也公羊又曰其言于莊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休曰時閏公以莊公在三年

之中未可以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又曰曷爲

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曰當思慕悲哀未

可以鬼神事之杜預別爲一解以是時廟之遠主未遷

莊主未入廟故謂別立廟別立廟則非後日之莊宮故

不得稱宮杜氏非也公羊是也莊公卽莊宮以在三年

中不忍稱宮與西宮新宮不言謚同意公羊又曰吉禘

于莊公何以書謚何謚爾謚始不三年也賈逵說此經

曰禘者遜也審諦昭穆遷主遜位孫居王父之處後漢書張純奏曰禘之為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昭穆恐有也說文曰禘諦祭也段玉裁注曰諦者審諦昭穆恐有如夏父弗忌之逆祀亂昭穆者故於禘時審諦而後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為後諸父諸子或相為後祖行孫行或相為後必後之者與所後者為昭穆不與族人同昭穆故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諸侯皆有禘祫二祭趙鵬飛嘗論之劉向五經通義言王者諸侯皆有禘祫二祭五年一禘自前漢穀梁家說已如此而明堂位言成王命魯禘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大嘗者卽祫二文並為特賜魯者謂特賜以天子之禮樂也故左傳晉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孔子言魯禘非禮論語言禘自既灌吾不欲觀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又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明以魯有王禮為異也左傳例曰烝嘗禘於廟僖八年傳曰禘而致哀姜五經異義曰左氏說歲祫於大壇禘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漢書劉歆引國語歲貢終王以爲壇禋則歲貢大

禘則終王又喪十六年冬晉人辭於魯曰寡君未禘祀
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無吉禘
也劉故賈逵之徒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
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
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
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是諸儒旣以喪畢之三
年推諸自後之三年又知祫必不可廢而彌縫之也致
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姜之誤禘必於大廟亦與此經
及他傳禘羣廟之文不合禘祫爲一與其舊說所云歲
祫終禘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國語本文明其說
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爲喪畢專行禘之
證其實有禘必有祫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傳
及公羊皆爲吉祫而左傳晉荀偃士匄言魯有禘樂及
論語明堂位禮運皆言魯禘不言祫者皆是舉禘以該
祫唯祭統則備言之也禘與祫斷非一祭鄭衆說周禮
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其文稱四時之間祀在時祭之外
鄭君說周禮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其文在時享之上
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釋之曰言壹禘壹祫也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
禘劉向說苑許慎異義說文春秋說並有其文而劉氏
作五經通義及張純引禮說並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其義尤明

也異義謹案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
 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據禮議殷之五年殷祭亦名
 禘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說是也周語
 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楚語云古者
 先王日祭月祭月享時類歲祀荀子說湯武之制與周語文
 同而先儒說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爲
 先王之禮謂其不始於周也許此說亦是也五歲禘爲
 殷禘三歲禘爲終禘吉禘其資本無二禮也喪終之祭
 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說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禘則不可
 曉文二年穀梁公羊明見吉祭有禘左傳記鄭子張有
 殷祭卽大傳大夫干禘之祭又可見殷祭有禘從無云
 歲禘者是其爲說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
 耳不必解爲每歲其祭則或禘或禘禘者三歲禘者五
 歲也終王之祭亦或禘或禘有遭禘年而禘者故有三
 年一禘之說若遭禘年而禘則以三

秋八月辛丑公薨

補曰慶父與哀姜弑之○撰異曰陸清
 纂例曰丑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

不地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明異於桓也下有所見還從
 不地例者不忍地也張洽曰諱國惡者臣子

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
 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此事屬辭以見

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
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也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
可得而揅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
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
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
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
類者甚微也殺慶父不見經殺哀姜見經故經惟據討
母爲義孫覺不達此旨遂議傳失孫氏之誤若是者多
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父之繼次敘
齊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爲賊未討
而葬慢也賊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
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者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補曰月者
奔例日此**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重發傳
月者有罪**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者文姜殺夫哀姜
殺子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
邾者爲後斃于夷見罪將有其末宜錄其本故直書孫
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補曰案內大夫奔日者傳曰正之慶父

奔文當卒刺之文卒刺皆以不日其日出絕之也慶父

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

不復見矣慶父弑子般閔公不書弑諱之補曰疏曰慶

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

復見者明弑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顯之矣文烝案

注既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爲絕之者此與

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不言如是

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

也慶父後雖被過縊死經爲魯諱又諱季子之行誅故

不復記若此處猶諱言如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

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加齊之文相對則

爲絕之也縊死既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正以起後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

補曰此亦順魯

易讀亦未

深也直書出奔則不復見其死即所謂苟有所見莫如

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數梁傳

而喜之喜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雖接公之平文見貴

則亦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為喜之

盟立僖公也 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為

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 **不言使何也** 據桓十四年鄭

大事故又不月以異之 **不言使何也** 伯使其弟禦來

使言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羅其

得使也 猶周完不稱使也 江熙曰魯類弑君僖公非正

也桓公遣高俟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

賈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 補曰范注非也 不以齊侯使

高子者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為文也 凡稱君

以使者其臣皆名不可名則字女叔是也 惟文繫王使

者又有稱子稱宰稱公之等 宰與公尊矣 子是費稱亦

不得以諸侯使之為文 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

故不稱齊侯使也 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莊二十八

年不以師敗於人 僖二十八年不以齊侯命衛侯莊二十八

昔相似也 此經貴高子正以美齊桓桓之不討慶父上

有累文與此無涉 以屈完例之 尤非其倫也 江注謂僖

公非正亦非也 僖是長庶般既弑則僖為正不正者乃

閔也 閔猶周之悼王 僖猶敬王矣 劉敞曰公羊曰不稱

使我無君也 非也 僖公之盟何謂我無君盟于暨齊無

君文不沒公卽魯無
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信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
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賈者

諱齊桓公不能讓夷狄教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

爲桓公諱范注本之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

烝棠汲冢紀年以狄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

鄭棄其師

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
爲重此全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

或作棄左氏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高克將

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
兵繫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

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凶師之本補
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劉向說苑曰夫天

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
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

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
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案此解經直

言鄭也注衆將離散四字當改云衆散而歸其下又當
增云高克奔陳此事左氏公羊毛詩序皆同而毛序爲

詳注全本之高克之進舊作高克進之朱子詩序
辨說曰當作之進趙汭屬解從之今據乙正也

莊閔補注八終

莊閔補注八

辛

大千四百零六字
小萬四千零八十五字
補注十六字